

周

十

四

...

...

識

小

編

董豐垣 撰

中華書局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識小編二卷國朝董豐垣撰。豐垣字菊町，烏程人。乾隆辛未進士，官東流縣知縣。是書凡二十四篇，議禮者十之九。如前儒謂祭社卽祭地，多不信。周禮祭地於澤中方邱之文，豐垣因襲其說，而附會於周禮，謂澤中之方邱卽王制之大社，同在庫門內。今考明堂位曰：春社秋省，郊特牲曰：社祭七日，用甲。月令曰：中春擇元日，命民社。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肆師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疏曰：此社亦是秋祭社之日也。據此，則祭社自以春秋甲日，方邱自以夏日，至不得合而爲一也。豐垣又因方邱一名方澤，遂牽一澤字，併合澤宮方澤爲一。今考禮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疏曰：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爲之。又考周官澤虞註曰：澤水所鍾也。則方澤之宮，皆近川澤，庫門之內，焉得爲水所鍾乎。豐垣又謂卿大夫入官而受祿者，待臣之常數，有功而受地者，優臣之常典，則是無采地者其常，而有采地者其變。今考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爲制度。云制度者，舉其常也。則大夫有采，非優異之特典。明矣。晉語曰：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言常制也。荀子正論篇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云五乘之地，三乘之地，皆言乎大夫士之

常祿也。晉語：韓宣子以秦后子及楚公子賦祿，問於叔向。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以秦公子富爲難，叔向對以無績於民，乃與子干均其祿。夫受此一卒之地，傳明言無績於民，則豐垣必云有功而始受地者，不亦誤乎？春秋襄二十二年傳曰：國之蠹也，令倍其賦，蓋倍魯大夫御叔之賦也。杜註：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爲罰。御叔於魯，非有功之大夫，而有國邑，昭十六年傳：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誓之官邑，夫屠、祝、豎，微職耳，而亦得有官邑，則謂有功始受地，何所據乎？豐垣蓋誤讀周禮司勳之文，以賞田加田爲采地，故有是說也。豐垣又謂大夫三廟，王制有太祖而無曾祖，祭法有曾祖而無太祖，大夫干祿及其高祖，則未必有高祖廟矣。今考大傳：干祿及其高祖，疏曰：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得及太祖，故王制大夫有太祖，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有善於君得祿，則亦祿於太祖廟中，徧祿太祖以下，據此，則干祿止及高祖，自據無始祖廟者耳。豐垣卽以證大夫無始祖廟，是見其一，不見其二也。大傳曰：別子爲祖，註曰：別子爲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以爲祖而無廟，豈尊祖之謂乎？白虎通曰：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爲高祖後者爲小宗，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據此，則大宗不易於下，由始祖不遷於上也。大夫而爲大宗，若無始祖廟，又何緣爲百世之宗？核其所言，殊乖禮意。況周官祭僕有曰：凡祭祀

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註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則同姓之卿大夫，尙得遠立祖王之廟，而先自絕其始封之祖可乎？是亦未之詳檢也。他如謂禹貢五服，職方九服，二而實一，謂周禮公五百，侯四百里，猶云，今魯爲方百里五，非爲方百里者二十五，謂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不及魯語郊堯而宗舜，亦皆前儒之緒論。至駁萬斯大禘祫一事，魯禘不追所自出，及東周祖文宗武不祖稷之說，又駁毛奇齡祧主別立廟，不藏太祖廟之說，議論最正，援據亦詳，爲有裨禮制，在近人之中，尙爲究心經義者，雖論多出入，固亦有可節取者焉。

識小編卷上

唐虞五服成周九服考

烏程 董豐垣 撰

案王制九州州方千里。是方三千里之地。積之爲方千里者九也。與禹貢五服。職方氏九服。皆不合。鄭康成謂禹承堯舜。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殷承夏末。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爲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廣其土。增其爵。此以王制爲殷制。而職方氏爲周制也。不知禹貢言面。與周禮言方不同。言面則兩面相距爲千里。言方則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非一面五百里也。禹貢五服。帝畿在內。各數其一面。五服總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爲五千里。職方九里。王畿不在內。通舉其兩面。九服總四千五百里。并王畿爲五千五百里。增於禹貢。特五百里之藩服。益稷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卽是其地。其名雖增。而地未嘗增也。陸氏佃。易氏拔。金氏吉甫之說。足以破千載之疑矣。許慎以漢地里志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朔方。經略萬里。蓋計其延袤而言。非開方也。又賈公彥云。若據鳥飛直路。此周公九服亦止五千。若隨山川風曲。則禹貢亦萬里。彼此不異也。是禹服周服。實皆五千。但書據鳥飛直路。禮計山川風曲之理。禹貢雖指已辨之矣。由斯言之。禹貢五服。共五千里。案二經里數。皆以開方言之。無計人跡風曲之理。禹貢雖指已辨之矣。由斯言之。禹貢五服。共五千里。王制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卽百里采。流卽二百里流。舉首尾以該中。國語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所

謂舊武衛。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皆虞夏之制也。職方王畿并九服。大司馬作九畿共五千五百里。周官稱六服羣辟者。孔疏謂夷鎮藩在九州之外。王者羈縻而已。不可同華夏也。又稱五服一朝者。孔疏爲要服路遠不能常及期。故不數也。若王制之方三千里。所謂東不盡東海。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專指井田之實數言之也。周官之五千五百里。所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兼邑居。道路山川林麓言之也。不然。如鄭康成之說。方三千里者。是方千里者九也。方七千里者。是方千里者四十九也。周之於殷。五倍其地而有奇。而周公斥大九州之界。經無明文。何由三千里而拓至七千里耶。

案大戴禮朝士篇云。千里之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與職方里數不同。蓋職方九服。王畿不在數內。大戴禮則并王畿數之耳。

周禮封疆孟子王制田地說

周禮言封疆。自方五百、四百、三百。以至二百、一百里。孟子言地。王制言田。自方百里以至七十五里。周禮之男邦。當孟子王制之公侯。有說乎。曰。成周幅隕之廣。未有過於漢者。請以漢地理志證之。漢時天下之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

曰南、隄爲等郡。北至朔方。故疆域之廣。非前代所及也。由是觀之。孟子言地。王制言田。皆班祿之實數。所謂土其田也。漢志可墾之田是也。周禮之封疆。猶詩之大啓。左傳之賜履。論語之邦域。韓之奄受北國。衛之封畛土略。所謂制其域也。不特兼山川附庸言之。漢志。邑居、道路、山川、林麓。羣不可墾者。皆在其中也。案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當作十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似不可盡泥。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猶云。今魯猶方百里者五。非爲方百里者二十五也。如國策。楚地方五千里。亦止千里者五。非爲方千里者二十五也。

有虞氏郊禘宗舜辨

魯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祭法更其文曰。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愚謂郊堯則可。宗堯則不可。何以言之。夏之郊。鯀也。殷之郊。冥也。蓋鯀障洪水而殛死。冥勤其事而水死。皆以死勤事之例也。祀始以祖禹者。郊禹。宋以祖契者。郊契。故禮運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舜父無功。不足以配天。故郊以堯也。尙書大傳。維十有三祀。帝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按晉語。祀夏郊。董伯爲尸。韋昭注。謂神不歆非類。而以董伯爲姒姓。使虞不郊堯。安用丹朱爲尸哉。至於虞之廟制。雖不可考。然以商周例之。則當自立七廟。不得承堯之祖廟也。案大戴帝繫篇。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蟠極。蟠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蟠牛。蟠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

爲帝舜。元囂卽青陽所謂少昊也。使從祭法而宗堯。則堯爲父廟。譽爲王父廟。顓頊非譽父。以受國爲曾王父廟。少昊爲高王父廟。黃帝尙在五廟之列。顓頊安得爲太祖。且顓頊受國於少昊。何得祧少昊。禘黃帝。而以顓頊配乎。惟從魯語而宗舜。則顓頊至舜七世。得爲太祖矣。顓頊父昌意。不在帝位。故不禘昌意。而禘黃帝也。且虞之自立其廟也。有明徵矣。中庸宗廟饗之。益稷祖考來格。生事之則死饗之矣。豈有棄其親廟而宗堯之理乎。益稷虞賓在位。孔傳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史記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朱既奉其祀于丹。而舜復宗其廟于虞。其可乎。惟舜典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孔疏謂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于丹朱之國也。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孔疏謂神宗當舜之始祖。爲黃帝。顓頊之等。庶近之矣。然帝繫所載。帝王世次。亦不可盡信也。堯典有齔在下。曰虞舜。路史其先國於虞始爲虞氏。晉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與夏禹。商契。周棄。並列其爲始封之君無疑。韋昭以爲舜後虞思。謬也。左傳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魯語亦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而帝繫自顓頊至瞽瞍。無幕名。惟舜之自立祖廟。則斷無疑者。魯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幕舜之先也。非堯之先也。虞既報幕。則郊堯而不郊譽。宗舜而不宗堯。益明矣。韋昭謂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亦曲說也。

論丹朱爲堯尸答曹丈大斌

承論丹朱爲堯尸，與孫爲王父尸未合。竊謂昭穆之名，起於太廟中祫祭位鄉。書稱乃穆考文王，詩謂武王爲昭考，是祖宗之昭穆也。左傳文昭武穆，周公之盾，是子孫之昭穆也。古者孫爲王父尸，子不爲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若郊堯之日，本無昭穆，何父子之嫌哉？客更有難者曰：天非人鬼，安得有尸？曰：節服氏送逆尸從車，張子謂后稷配天而有尸，則郊堯有尸明矣。如家人凡祭墓爲尸，丹朱奉堯之祀，亦猶家人之守墓也，以爲堯尸，不亦可乎？

太社在郊辨

郊社之聚訟也。自漢立南北郊始也。余謂禮有郊天而無郊地，有南郊而無北郊，何以言之？按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祭社稷則希冕，月令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皆社稷對舉，而別無地祇之祀。大司樂但言冬至祭天于地上之圜邱，夏至祭地于澤中之方邱，而無南北郊之說。至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家語：兆邱於南，尚書大傳：祀上帝於南郊，逸周書：設邱兆於南郊，而北郊無文。漢志引禮記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文。以是知祭地之太社，周禮謂之方邱，亦謂之大示，祭法謂之泰折，詩書謂之冢土，亦謂神后后土，實在庫門內之右，而非在北郊明矣。或曰：澤中方邱，周禮有明文，而謂在庫門之右，有說乎？曰：召誥用牲于郊，乃社于新邑，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也。禮運：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則社不名郊，故謂

知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稷。註謂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詩酒立家應門並舉亦在國之一證是太社在庫門之右。一名方澤。爲二方壇。東社西稷也。郊特牲云。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祀

命。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太廟之命。戒百姓。是澤宮與祖廟同在庫門內也。又云。王親誓社以習軍旅。射義。天子將祭。必將習射于澤。司弓矢云。澤供射楫質之弓矢。是太社壇。周以澤宮。澤北正中爲橋。橋內近北空地。爲習射處也。祭時。王自應門而西。由橋以至澤中方邱也。近蔡氏德晉論之詳矣。或曰。禮兆天於南郊。兆五帝於四郊。則地在北郊無疑。而子闢之何也。曰。地祇與天神不同。按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月令。迎春東郊。迎夏南郊。迎秋西郊。迎冬北郊。而惟冬至郊稱皇天。亦曰上帝。是圜邱爲南郊。對五帝之在四郊者言之也。所以祀天神也。祭法。太社以下爲王社。國社。侯社。置社。而惟夏至太社稱皇地。亦曰后土。是方邱爲太社。對王社以下者言之也。所以享地祇也。或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何以地外有社乎。曰。地卽社也。諸侯不曰地。而曰社者。猶公羊子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爾。家語謂天子太社。祭率方土。所謂之地。王社祭畿內土。國社。侯社。祭一方土。故但謂之社也。是也。或曰。郊社有常期。曲禮大饗不問卜。是已。而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何與。曰。此謂國有大故。如天子將出。祀上帝及四望。類于上帝。宜于社。以非常祀。故卜日爾。非正祭也。本劉氏啟

案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列舉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

林、川、澤、四方、百物、而獨不及地。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列舉四望、四類、山川、邱陵、墳衍、之兆、而亦不及地、則大示卽社也。祭法、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祭四方、山林、川谷、邱陵、而不及社、司服、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享先王、先公、饗射、祀四望、山川、祭社稷、五祀、祭羣小祀、而不及地、則社爲地祭明矣。郊特牲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於郊曰報本反始、於社亦曰報本反始、泰誓、郊社不修、中庸、郊社之禮、曾子問、嘗禘郊社、皆與郊對舉、則社非祭地而何、召誥、用牲于郊、乃社于新邑、禮運、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則社非在國而何、社在庫門之內、自不得以郊名矣。

郊用辛社用甲說

或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皆有常期、而郊特牲、郊用辛、社用甲、何也、曰、周郊以日至。武成、庚戌、柴、召非正祭。郊是皆祭、祈穀以元日、鄭康成以爲上辛、但卜牲而不卜日、魯僭祈穀之禮、而名曰郊、明堂位、孟春、寅祀帝于郊、左傳、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也、雜記、引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可以者、獻子謂此月宜郊、明前此未嘗用也、不用日至之郊、降于天子也、其日皆用辛、成十七年辛丑用郊、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哀元年夏四月辛巳郊、是也、魯人卜牲、又卜日者、公羊傳曰、卜郊非禮也、魯郊非禮也、何氏休謂禮天子不卜郊、魯郊非禮故卜爾、是也。魯郊以啟蟄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啖氏助謂當以周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正與少牢筮句有一日、不吉則

歷遠日曲禮旬之內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吉事先近日之例相符穀梁以爲踰月乃卜者非是其以正月至三月爲郊之時亦與啓蟄而郊不合郊特性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武成庚戌柴非日至家語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蓋周日至之始郊適遇辛日故魯人諷用之非周禮也至於社之用甲與月令仲夏擇元日命民社正合乃春祈社稷亦非夏至方邱之祀矣

禘祫一事并歲舉以五月魯禘不追所自出辨

禮大傳喪服小記同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證以國語祭法而其義甚明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卽自出之帝也虞夏祖顓頊殷祖契周祖文王當祖后稷別有辨卽配之之祖也猶公羊傳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也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穀梁傳同五年而再殷祭但言殷廟未毀廟之主而不及所自出則大禘之非禘昭昭矣趙氏匡分禘祫爲二朱子取之楊氏復又推廣之一破漢魏支離之說萬氏斯大乃欲合爲一事并謂禘歲舉以午月魯禘不追所自出是大不然大傳以祖配之與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一例無羣祖並配之文既云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云以其祖配之決無上指始祖下包羣祖之理且合禘祫爲一則周禘時后稷亦屈從南土之班昭穆亂矣今謂始祖而下皆曰祖以祖配之可以包諸祖謬一也禮運魯之郊禘非禮也則郊禘並重矣國語祭法皆以爾雅禘大祭也蓋取報本追遠之意若以不合昭穆而小之則孟郊禘對言之

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不及羣祖。亦不得名大祭乎。謬二也。詩周禮公羊爾雅明堂位皆云春祀夏禴秋嘗冬烝。亦有謂之禘者。三年喪畢之祭。謂之吉禘。如春秋吉禘于莊公。按杜氏預註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太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禘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近毛氏奇齡謂禘祭有三。而無禘名。一曰大禘。一曰吉禘。一曰時禘。吉禘即大禘。惟三年喪畢有之。愚謂大禘是合毀與未毀之主。當在太廟。而不得在禴宮矣。全氏祖望曰吉禘之祭。周時或有其禮。但曰吉禘則與大禘不同。而所謂審昭穆者亦仍當在太祖之廟。不應在禴廟耳。其謂吉禘即大禘則果謬也。左傳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是也四時之祭。謂之時禘。左傳之烝嘗禘於廟。王制之春禘夏禘祭義郊特牲之春禘秋嘗荀子之禴禘烝嘗左傳昭十五年春禘于武宮。而經書有事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而經不書。定八年冬十月辛卯禘于僖公。而經書崇祀先公。變禘之名。而曰禘者。蓋小禘也。原非禘也。猶冬烝之在三年謂之禘。而每年則小禘也。亦非禘也。萬氏專據夏禘之文。并雜記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謂魯初以六月行禘。明堂位其定以七月。則由獻子。且援日至郊天之例。每歲五月舉行。謬三也。天保之詩。但言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而不及自出之帝。則禘非時祭可知。萬氏又以詩作于文武實諸侯之禮。其追王上祀而春禴夏禘至周公相成王而後定。竊謂既不追王。詩安得有先王。且中庸言武周達孝。明云禘嘗之義。武成金縢已有太王王季文王之號。中庸追王蓋在相武王時則禘郊大典。自武周已制矣。謬四也。萬氏又據公羊五年再殷祭。謂魯雖僭禘。然自爲殷祭。間歲一行。不若周之歲舉。故王制亦有禘則不禘之言。公羊所言蓋魯禘也。案此亦本王制禘一植一禴而言。然謂五年兩禘。亦與間歲一行不合。謬五也。曾子問禘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此據諸侯若天子則

廟之主。公羊傳。大事於太廟。則合祭毀廟未毀廟之主。荀子。禴。禘。烝。嘗之外。又有大禘。是大禘與時禘爲二也。爾雅。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又云。禘大祭也。是禘與時禘又二也。禘必上追乎自出。而禘則旁及乎禘主。是禘又非禘也。萬氏既合禘禘爲一。又合大禘時禘爲一。妄謂曾子問禘祭于祖。通指禘。禘。烝。三禘。公羊大禘。專指夏禘之禘。烝。嘗。之禘。通乎。諸侯夏禘。大禘專于天子。謬六也。萬氏泥於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而不言文王。謂魯但用禘禮。而不追所自出。夫明堂位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乎。清廟之詩云。濟濟多士。秉文之德。象武之詩云。允文文王。克開厥後。皆祀文王之樂歌。其徹以雍也。曰皇考。曰烈考。曰文母。祀文王之詩。蓋魯用以徹禘祭之俎。而序者遂以爲禘太祖也。使魯但用禘禮。而不及文王。又何以升歌清廟。下管象而徹以雍乎。謬七也。姚丈世銓曰。但用禘禮。而不追所自出。先儒之說明堂位者。亦多之。則廟且得立。豈有祭而不追所自出者乎。經文又言祀。春秋傳。臨于周廟之文。并杜註。所稱文王廟。推帝于郊。配以后稷。則稷且得郊。其禘。文王更不言可知矣。或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禮緯之言也。而子信之可乎。曰。按樂記。未卜禘不視學。解者謂。禘在五年小成之年。家語。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劉向說苑。三歲一禘。五年一禘。後漢張純。奏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亦舉一閏再閏。定禘禘之期。說文。亦引周禮。三歲一禘。五歲一禘。則其說不始於禮緯矣。家君云。緯書起於哀平之際。劉向尙是元成間人。家語雖非文而致疑。余嘗考周禮儀禮。無禘禘名。而有其禮。喪服曰。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禘也。諸侯及其太祖。卽祫也。司尊彝。有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追享。卽禘。朝享。卽祫也。大禘雖非時祭。往往與夏祭相連。明堂位。

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今四月也。雜記七月而禘。今五月也。是以張純謂禘在四月。崔靈恩謂宜在五月。則禘在夏月明矣。大禘見於公羊傳。而國語自元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濟湯。文武爲不踰也。左傳禹不先縣湯不先契文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詩阿衡亦與其間周禮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是時禘之年。止謂之烝。而大禘之年。乃謂之大烝。亦謂之大享也。張純亦謂禘在十月。則禘在冬月明矣。國語明言烝將濟僖公則禘爲冬祭可知終書八月蓋不時也夫禘在夏月。禘在冬月。其年月各異。而合爲一事。何也。曰。三年五年。不知從何年算起。若從君立之元年。則偶有未及三年五年者。奈何。若從開國之元年。則或遭崩薨之事。奈何。曰。案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則前君既薨。廢而不舉。當從新君之立年始矣。如三年禘。五年禘。八年禘。十年又禘。公羊。中年再殷祭。謂五年之中。一禘一祫也。爾雅以禘爲大祭。則殷祭是禘無疑。宣八年。經書有事于太廟。而不書禘。則非禘也。惟僖八年。書禘于太廟者。此魯之失禮。春秋常事不書。楊氏復謂用禘禮。合先祖。敍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禘混淆而無別。是也。曰。詩序。雖禘太祖也。長發。大禘也。子庸知禘之非禘乎。曰。楊氏復謂長發大禘。但述元王以下而上。不及于所自出之帝。雖禘太祖。無一詞及其馨。稷而皆稱述文王。武王。則安得謂之禘詩乎。其詞簡而該矣。曰。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繼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則似天子之禘。亦可謂之祫。而諸侯之祫。不可謂之禘矣。曰。非也。謂天子得以